

2026年1月19日 星期一 责编 叶红 版式 罗梅 校对 汪智博

这项地表最早，“阙”实不一般

□成博



沈府君阙 图据渠县文旅



冯焕阙 罗轩 摄



无铭阙 罗轩 摄

天府新视界

档案里的锦绣安逸

我们去哪里寻访唐代建筑？这个问题，许多人会想到山西五台县的佛光寺东大殿。那飞檐斗拱间透出的大唐气象，总令人心驰神往。

而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，又能去哪里看汉代建筑？其实不用远行，答案就在四川，更精确地说，就在达州的渠县。

在全国现存完好的不到30处汉阙中，有6处7座位于渠县的土溪镇。2001年，渠县汉阙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渠县后来被中国文物学会授予“中国汉阙之乡”的称号。

历经风雨敲打与岁月磨洗，渠县的7座汉阙如七位耆老，容颜虽已沧桑，气宇仍旧轩昂，看尽后生晚辈的悲喜。这是我国地面上现存时代最早、保存最完整的仿木结构建筑遗存，一个远去王朝的风俗信仰与美学追求，在汉阙上一眼就是近2000年。

1

“阙”是古代竖立在城市、宫殿、祠堂、庙宇、陵墓旁的标志性建筑。汉代是“阙”的鼎盛时代，汉阙素有石质“汉书”之称。

从军事防御到礼仪标志，阙楼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史。在原始社会，部落聚居常面临猛兽或敌对部落的威胁。为了安全，先民在聚居区域周围筑起围栏，并在大门两侧立起被后世称为“阙”的建筑，用以侦察情况、发出预警。随着聚落演变为城市，“阙”逐渐成为象征威仪等第的礼仪性建筑，在秦汉魏晋间广泛发展，成为中国古建筑中的重要类型。

阙身丰富的浮雕与铭文，成为人们了解汉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《中国雕塑史》中写道：“在雕塑史上，直可称两汉为享堂碑阙时代，亦无不当也。”1939年，梁思成等人到渠县考察汉阙时，对冯焕阙更是赞不绝口，称其“简洁秀拔，曼约寡倦(chóu)，为汉阙中唯一逸品”。即便历经近2000年风雨，如今渠县大多数汉阙仍完整保留着阙基、阙身、阙楼、阙顶等构件，生动反映了汉代的生产生活、建筑艺术与社会风貌。

2

渠县能够保留如此数量的汉阙，与其在汉代的繁荣有关。

今天的渠县在东汉时属宕渠县。据史料记载，宕渠曾先后走出过东汉车骑将军冯绲、蜀汉镇北大将王平、成汉开国皇帝李雄等两汉、魏晋时代的风云人物，渠县汉阙中冯焕阙与沈府君阙的主人也曾身居高位。

一座座精美的汉阙，是渠县往日荣光的最好见证。巴河与州河在宕渠故城的上游汇成渠江，蜿蜒数弯后注入嘉陵江，为渠江边的宕渠带来了肥沃的土地。一条途经宕渠城的驿道，更使这里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冲。这两大优势，可谓农耕时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。立阙并非易事，丰厚的家底是一座座墓阙得以矗立千年的先决条件。

墓阙竞立的背后，也体现了汉代孝文化的鲜明特征。距离汉代宕渠城遗址不远的土溪，是当时人们安葬逝者的地方。考古发现，土溪镇内的6处7座汉阙实际上沿着一条古驿道分布的。由此可推测，在“事死如事生”的汉代，人们隆重安葬祖先，也希望家族的财富与子孙的孝行能被来往行人看到。

3

汉阙能在川东北大地屹立近2000年，除石材本身坚固外，当地人祖祖辈辈的守护同样功不可没。

新老交替的“六角亭”，见证跨越世代的文保接力。在沈府君阙后方，一座立于清道光年间的石碑，记载了当时渠县知县王椿源建六角亭保护沈府君阙的经过。王椿源命人在每处汉阙的外围修建六角亭，既使汉阙免受风吹日晒，也为村民提供了歇脚休闲的场所，因此当地老人至今仍称沈府君阙为“六角亭”。如今，“六角亭”换成了钢架玻璃棚，更多石质文物保护的新理念、新技术也应用到渠县汉阙的保护中。

串联起渠县6处汉阙的览阙路，正成为远近游客一览汉风的文化路。为保护好历史给渠县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，当地在每座汉阙四周设立围栏，顶部加装钢架玻璃棚，外围修建围墙，并通过观光道与览阙路相连。位于览阙路中部的渠县·中国汉阙文化博物馆于2024年正式开馆，作为全国首个以汉阙文化为主题的数字化博物馆，它通过虚实结合的数字化手段，让千年汉阙文化在当地焕发新的生机。

隔着岁月的烟尘，我们该如何回望那个遥远的汉朝？史书中的只言片语，往往难以呈现古人的日常生活，而汉阙上的浮雕与铭文，则为今人打开了一扇回望汉代风貌的窗口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他们的信仰、他们的艺术、他们的建筑，也看见他们曾经绽放的灿烂梦想。

汉阙素有石质“汉书”之称

汉阙是渠县往日荣光的见证

“六角亭”见证世代文保接力